



《东京梦华录》中呈现的北宋时期的游戏活动

刘秉果



摘要:《东京梦华录》是北宋亡臣孟元老怀念故都汴梁城亡国前繁华胜景而撰写的一部书,书中描写了汴梁城的人民生活、餐饮娱乐、皇宫宴赏、岁时民俗等方面的文化。从其娱乐活动中的体育娱乐可以看到宋代娱乐体育发展的大概面貌。中国古代体育可分为三大项:军事体育、娱乐体育、养生体育。宋代以前的体育是以军事体育发展为主流,宋代娱乐体育的兴盛超过了军事体育的发展,其中有些是汉唐时代的传统活动,有的则是宋朝新创造的游戏和表演。这些娱乐体育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当时文化生活,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宋代娱乐体育的发展是由当时统治阶级的治国策略、皇帝贵族的娱乐喜好、城市人民的文化需求,共同构建起来的。

关键词: 娱乐体育;击丸;蹴鞠;水秋千;北宋;游戏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5-0081-05

Entertainment in Song Dynasty Depicted in The Memory of Dongjing

LIU Bingguo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Memory of Dongjing" was written by Yuanlao Meng, for memorizing the prosperity of Bianliang, the capital city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cover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food and entertainment, imperial banquet, seasonal custom, etc. From the entertainment depicted in the book, we can have a general idea of the entertainment sports development in Song Dynasty. The ancient Chinese sport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military sports, entertainment sports and health preservation sports. Before Song Dynasty, sports are mainly military spor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entertainment sports developed quickly and surpassed the military sports. Some of the games were traditional one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and others were games and performance developed in Song Dynasty. These entertainment sports not only enriched the cultural life at the time, but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later ti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tainment sports in Song Dynasty was based on the governing strategies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entertainment interest of the nobles and the cultural requirements of the urban people.

Key Words: entertainment sports; ball striking; Cuju (a Chinese ancient football game); water swing; Northern Song Dynasty; game

《东京梦华录》是北宋亡臣孟元老于南下之后、缅怀故都汴梁城的繁华胜景而撰写的一部有关汴梁城市建设、人民生活、餐饮娱乐、皇宫宴赏、岁时民俗文化的书,开创了城市文学的先河。在城市娱乐活动中有许多体育项目,有的是继承汉唐的传统活动,有的是适应需要而在宋朝时新创造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朝娱乐体育发展的面貌。兹依照书中出现的顺序加以论述。

1 相扑

相扑:“军头司每旬休,按阅内等子,相扑手、剑棒手格斗。”(卷四)“京瓦伎艺,杨望京,小儿相扑。”(卷五)“州西灌口二郎生日,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乔相扑……”(卷八)“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曲如前。左右军相扑。驾兴。”(卷九)^[1]

相扑,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项目,先秦时期名为角力,是军事练武活动;秦汉时更名角抵,向娱乐表演的方向发展,南北朝时期有相搏、相掎等名称,其后定名为相扑。是属于摔跤类的体育运动,具有传统的练武性能,也有娱乐表演性质。

宋代时,上文中提到的军头司归御前忠佐军管辖,是皇帝的近卫军,内等子即是御前侍卫,相扑手是徒手侍卫,剑棒手是带武器的侍卫。“(皇帝外出时)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2]说明相扑手是具有武士侍卫的作用。内等子每十日要进行一次格斗按阅,以检验其技艺的进退。同时,相扑又是一个娱乐项目,是皇帝宴会娱乐最后的一个表演,也是外交宴会的娱乐。《宋史·礼志》:“金国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相扑一十五人,于御前内等子差。”^[3]军头司的相扑手兼有两种职能,是皇帝外出车驾前的徒手侍卫,也是朝廷宴会上的表演艺人。“宰

收稿日期: 2016-07-16

作者简介: 刘秉果,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体育史。E-mail: liubg2010@hotmail.com。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009。



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第九盏御酒,左右军相扑。驾兴。”相扑是皇帝寿辰宴会上的压台节目。元、清时代也流行摔跤,虽然形式上有别于相扑,但是,其人员职能则是相同的,元朝的勇校署,清朝的善扑营,就是仿照宋朝内等子的一个组织。

宋朝商业、手工业得到发展,城市人口大增,出现了供市民娱乐的瓦子,有了各种表演的技艺人,唐代在皇宫中流行的娱乐表演,现在都能够在瓦子勾栏中演出了。《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描述了汴梁城瓦子中各种技艺表演,唯独没有相扑;在“州西灌口二郎生日”的百戏中作了补充,也算是一个弥补。其实,相扑在宋朝体育娱乐表演中是一个极为流行的项目,南宋的笔记小说中都有很多描述,《武林旧事》的“诸色伎艺人”中相扑艺人有44人之多,女相扑艺人7人,乔相扑艺人9人^[4]。相扑仅次于小说艺人,居于临安城勾栏艺人的第二位。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露台的相扑比赛,俗称“打擂台”;《水浒传》中描写泰山庙会上燕青智扑擎天柱:“分开了数万香众,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也都坐满(人)。”是一个特别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南宋临安城护国寺也有露台相争,“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2]类似于现在的全国冠军比赛。相扑在朝廷宴会、城市瓦子、民间庙会中都有极其盛大的开展。

女子相扑在北宋时期就有艺人表演了。皇帝登宣德门,“召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赉。”^[5]此时已经有了女子相扑,只是由于道学家的反对,文献记载极少见到。

乔相扑是把相扑融入于杂技表演之中,一人穿着两个假人的服装来表演相扑动作。因为假人似小儿模样,所以也叫作小儿相扑,这是由相扑而引发的杂技表演。

2 击丸

击丸:“元宵;正月十五日元宵,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卷六)^[1]

击丸是宋代独有的一种体育游戏,它是介于步打球和捶丸之间的一种体育游戏活动。唐代盛行骑马打球,名为击鞠、击球、打球,由此又有了骑驴打球,和不骑驴马的步打球。这些运动项目都是双球门的激烈对抗比赛,到了五代时,由步打球演变出了另外一种游戏,对抗双方手执球杖击球不是入门而是入窝,不是争抢一个球而是各击自己的球,以入窝先后为输赢。

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江南有国时,有县令钟离君与县令许君结婚,适买一婢从嫁。一日,其婢执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视地之窳处,恻然泣下。钟离君适见,怪问之。婢曰: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导我戏剧,岁久矣,两窳处未改也。”^[6]宋朝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记载:“寒食节,京师少年,多以花球棒为击鞠之戏。”^[7]这里说明了在南唐五代时期流行的步打球已经由球门演变成为球窝,是儿童喜爱的游戏;到了宋朝,已成为寒食节的民俗活动。除了文献资料外,宋朝无名氏绘画的《蕉阴击球图》,图中两儿童

各手执一球杖击球,也证实了宋代有一种持棒击球的儿童游戏。这种游戏也在宋代的少年中开展,其名称叫法不一,击丸是其中一种叫法。

伊永文先生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引《朴事通谚解》、王和卿的“为打球子作”的“打球”,认为这就是击丸,这是一种误解。伊注引用两文中的打球都是捶丸,需要有广阔的“高原胜地面”,不是汴梁城宣德门前的“御街”所能开展得下的。击丸后来是发展成为在元代盛行的捶丸,但是,在北宋时代还是步打球的变异阶段,不能称之为捶丸。宋代的“少年博戏日益新,古事不复传今人。”^[8]革新、创新娱乐活动是宋代的时尚,击丸是其中之一。

3 蹴鞠

蹴鞠:《东京梦华录》的“元宵”节中蹴鞠有两种:一种是在御街上群众自我娱乐的蹴鞠,“游人已集御街,击丸、蹴鞠。”另一种是艺人表演的蹴鞠,“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筑球就是有球门的蹴鞠。

蹴鞠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到了汉代,有两种运动方式,一种是个人自娱自乐或者配乐表演的蹴鞠;另一种是12人一队对抗竞赛的蹴鞠,是军事训练手段。到了南北朝时,自娱性蹴鞠演变成“寒食蹴鞠”的民俗活动;对抗性的竞赛蹴鞠因为军事战术改变而消失了,到了唐代演变成成为单球门的间接竞赛,称作筑球。

自娱性蹴鞠在宋代有极大的发展,踢球方法除了手以外全身都可以触球,“脚头十万踢”。各种踢法前后连接组成不同动作的大套,称之为“解数”,“解数百千般”。踢球方式有1人至10人的不同场户,即1至10人都可以同场踢球游戏^[9]。蹴鞠是宋代贵族和市民们的休闲娱乐,高俅由一个仆人发迹做了太尉,就是得遇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送玉玩去王府时,“值王在园中蹴鞠”,高俅在陪踢时显示了其高超的蹴鞠技艺得到端王赏识而提拔做了高官。司马光有一首《春日五绝句》诗:“东城丝网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书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10]像司马光这样的史学家也把踢球当作是必不可少的休闲活动,说明宋朝的贵族、文人都把蹴鞠当作是最好的休闲娱乐。

“寒食蹴鞠”是宋代民间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宋代许多诗人都写过寒食蹴鞠的诗,南宋诗人陆游《春晚感事》是其中最典型的一首:“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犍车轘辘归城晚,争碾平湖入落花。”^[11]10万人家的小城尽显对蹴鞠活动的热情,不吝钱财,活动场面豪华。《东京梦华录》在“收灯都人出城探春”一节中也写了汴梁城郊的蹴鞠活动:“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于是相继清明节矣。”^[11]汴梁城郊春游时到处都能看到蹴鞠的人群,这时的节令已是接近寒食、清明了。

蹴鞠表演是宋代朝廷和外交宴会上的重要节目,这种蹴鞠是有球门的筑球。《宋史·乐志》:“每圣节三大宴;第十二,蹴鞠。”^[12]《宋史·礼志》:“金国使人到阙;筵宴凡用乐人三百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球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并下临安府差。”^[13]《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



部”中有“筑球三十二人,左军一十六人,右军一十六人。”^[13]蹴鞠表演要安装临时球门,并有乐队,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不知为何,南宋的外交宴会还要用临安府下差的民间艺人。北宋的教坊司没看见有筑球军,皇宫宴会上表演筑球的是汴梁城的民间艺人。《东京梦华录》卷九中,描写了宋徽宗寿辰宴会上的筑球:“第六盏御酒;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采结络,留门一尺许。左军球头苏述,长脚幞头红锦袄,余皆卷脚幞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皆青锦衣。”^[14]皇宫寿宴的表演艺人是苏述、孟宣,和宣德楼前的艺人苏十、孟宣仅一字的音差,可能是朝廷征调民间艺人应差。

《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中有“蹴球: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14]。不知这5个艺人是白打蹴鞠的艺人,还是筑球的艺人。总之,蹴鞠在南北宋时期都是极为盛行的娱乐活动,有自娱性的“寒食蹴鞠”,贵族阶级的休闲娱乐,也有蹴鞠艺人的表演节目。

4 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以五月五日屈原投汨罗江众人竞舟拯救说最为流行。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鄞县发现一件春秋时期的铜钺,上面有《羽人划船纹》,和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石寨山铜鼓上的花纹相同,说明其起源是越人的祭祀娱神。隋唐以后由江汉地区北传到了陕西渭水,得到皇室的重视,有了正式的比赛方法和规则。到了宋朝,汴梁城金明池也有了龙舟争标表演:“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14]观赏金明池龙舟竞渡是汴梁城最热闹的景观,因为这一天金明池是对普通老百姓完全开放的,“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14]。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原题张择端绘《金明池争标图》,经文物专家鉴定,此画虽有“张择端呈进”字样但并非是张择端的手笔,是南宋人的摹本;但是画面宏伟,舟桥台殿精细工致,人物数以千计,生动合度,与《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文字相符,反映了北宋金明池龙舟竞渡争标的盛况。

除了虎头船的竞渡争标之外还有表演的大龙船:“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棹版皆退光,两边列十阁子,充阁分歌泊。”^[14]开启了后代表演龙舟的先河。《梦粱录》“祠山圣诞”:“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杆、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14]游行龙舟也成为龙舟竞渡的一部分。

5 水秋千

在皇帝驾临金明池宝津楼观看龙舟竞渡之时还有许多水嬉表演,其中属于体育项目的就是水秋千,这是宋朝艺人创造的秋千跳水,“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

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14]这种跳水不是在高台上,而是利用船上的秋千,将秋千荡起至最高处跳离秋千板,在空中翻筋斗入水。从难度来说,这种跳水比跳台跳水更难,必须掌握好起跳时间,秋千板荡到最高点,太早或者太晚都会发生伤害事故。

宋人王珪有一首赞美水秋千的《宫词》:“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攀珠帘帐殿看。第一锦标谁夺得,右军输却小龙船。”^[15]水秋千的难度很高,表演艺人很少,皇宫里的人也很少能看到,每有表演,宫人都争着拉开帘窗观看。大概由于水秋千表演的难度高,又极具危险性,南宋以后的文献就未见有记载。

元代人王振鹏绘的《龙池竞渡图》是一幅历史题材画,其中就有水秋千表演。元人冯子振《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王鹏梅金明池图》:“金明池上张水嬉,百棹鼓勇建鼓旗。按栏切云人俯瞰,但觉汹汹鸣春漪。东西两岸瞠万目,黄帽长年看不足。是时恰值宣和全盛时,消得轻销写晴绿。”^[16]说明这幅图是描写北宋时代情景的画,水秋千是当时新创造的一个体育表演项目。一千多年前的体育艺人创造了这样极具美观又难度极高的表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6 击球

“驾幸宝津楼宴殿;宝津楼之南有宴殿,驾临幸,嫔御车马在此。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17]伊永文先生对击球的注释是引用《丸经》和张可久散曲《观九副使小打》,认为是捶丸,这是误解。古代文人有把捶丸写作打球的,没有写作击球的,击球是马球的称谓,文献中常写作击鞠,也被称作打球。《宋史·兵志》:“课之武艺,暇则驰马击球以为乐。”^[17]《宋史·郭从义传》:“从义善击球,尝侍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衣跨驴驰骤殿庭。”^[18]都明确击球是“驰马”“驰骤”,是打马球,并非是执棒步击的捶丸。而且捶丸的场地很大,“柳边田地宽”,非横街牙道上可以开展得下的。不过,宋代的马球场地也是很大,“千步球场爽气新,西山遥见碧嶙峋。”^[19]也不是横街上狭窄的地方所能开展的。这里可能是击丸撰写之误,即是前文中所说的介于步打与捶丸之间的一种游戏。

宋代的马球是继承唐代的传统,作为练兵的手段。《宋史·礼志》:“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16]马球是作为军队礼制规定下来,以竞赛的方式作为士兵训练的课程。但是,宋代也是把打马球作为娱乐表演,供皇帝、贵族们观赏。《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就有“大打”和“小打”表演:“又作乐,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襴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荐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盂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盂,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



其图画矣。”^[11]骑马击球称为大打,骑驴击球称为小打;小打是花装男子,大打是珠翠装饰、玉带红靴的宫女。

宋代军礼的马球和娱乐表演的马球虽然都是骑马(驴)打球,但是方法已经有所不同,军礼中的打球是“竖木东西为球门,御朋打东门”。是双球门的对抗比赛;娱乐表演的打球是“先结小球门于殿前,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只有一个球门,球门后有称为孟的网囊。只有一个球门的竞赛只须夺得球子就可以射门,较之双球门竞赛有一段距离的争抢,激烈程度要小得多;而球门洞较小,射门技术则要求更高。

作为娱乐表演的马球中,在宋代女子马球的开展超过男子,尤其是在皇宫,诗人宋白、张公庠、王圭、宋徽宗、杨太后,都写了打马球的《宫词》。文人周焯《清波杂志》、蔡京《太清楼侍宴记》、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都记载了在皇宫中观赏宫人打马球的事:“祐陵(宋徽宗)癸己岁,是日,臣何执中、臣蔡京、臣郑绅、臣高俅、臣童贯……崇政殿阅弓马所子弟武技……命宫人击鞠,于是驰马举杖,翻手覆手,丸素如缀。”^[20]“驾登宝津楼”中打马球的宫人是“珠翠装饰,玉带红靴,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女子打马球是宋代皇帝的一种豪华观赏娱乐。

北宋时期由于军事战略是防守,很少有文献记载军事马球,南宋偏安江南,主战派力主进攻,训练骑兵成为当务之急,有许多打马球的文献,仅陆游一人就有12首诗说到了马球:“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21]社会的需要是体育开展的前提,宋朝军人打马球的礼制在南宋得到了实施。

7 打筋斗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类。”“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一时呈拽。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11]自从汉代创建了角抵百戏以后,体育和杂技表演就混在一起。一般的分类是难度较低而普及者是体育,难度高而表演观赏者属杂技。到了宋代,这种分类界限被打破,技巧类难度大大地增加,也被列入于表演之类中。《宋史·乐志》:“百戏有蹴球、踏跷……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22]倒立、筋斗、拗腰,本来是属于体育技巧类,也被列为表演娱乐。

宋代技巧表演不仅是皇帝、贵族宴会中的观赏节目,也是明堂郊祀、朝廷宣赦时的广场表演,更“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之贖”^[22]。社会上也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杂技班子,流浪江湖在街市上演出,形成了后代的杂技村落。

8 武术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裹巾、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

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枪’。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如是数十对讫。”^[11]这种手持木刀两两出阵的场面是武术的对打表演。

武术的起源是武艺,是在战斗中使用兵器的本领。随着武艺的提高,练习中要有模拟实战的对手,出现了似真实假的对打,具有动人心魄的惊险魅力,成为有娱乐健身的活动。到了南北朝时,加入了抛接兵器的技巧,唐代融入了健舞,使武术的应用和表演形式更加丰富。宋代的武术表演已达到了成熟阶段,除了枪剑牌的对打,夺刀击刺之外,还融入了技巧动作,奋击僵仆、前空翻背着地的‘板落’,表示对手已经被打翻在地。这些技巧只是为了给人观赏,是花拳花枪,是武术发展的一派,属于娱乐体育类。《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批评史进学过的武艺,“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就是表演一类的拳棒,只好观赏,作战时无用。

宋代社会上已经有了“舞砍刀、舞蛮牌、舞剑”的艺人,还有“别有使拳,自成一派”^[23]的拳术专业演员。《水浒传》描写江湖上有许多流浪汉“使枪棒卖膏药”,半职业性的武术表演,南宋则有了使拳、使棒的专业艺人。

宋代武术表演娱乐的繁荣创新,开启了元代戏曲的武打戏和明代各种门派武术的大发展。

《东京梦华录》中记录的宋代娱乐体育的发展仅是作者个人之见,也多是皇室宴会的观赏表演,民间自娱性活动和瓦子勾栏中的体育艺人表演则记载的较少,这表明作者是一个接近皇帝的大官僚,宫廷宴会娱乐描写的较多,民间娱乐则了解的较少;着名相扑、蹴鞠艺人的姓名,勾栏中各种娱乐体育表演的情景则没有记载。

记述南宋临安城娱乐状况的《武林旧事·诸色会艺人》中有举重表演艺人,“举重:天武张(击石球)、花马儿(掇石礮)、郭介、端亲、王尹生、陆寿”^[14]。《水浒传》中也写了武松在安平寨有举石墩活动,这种举石墩练力是后来在民间广泛开展举石担、石锁的先河,而对这些作者在《东京梦华录》中就只字未提。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宋代极为兴盛却和汴梁城无关的一项娱乐体育——弄潮,这是宋代特别瞩目的一项体育表演活动。钱塘江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十八日的大潮是天下的伟大景观,这一天,临江城“倾城而出,车马纷纷;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渐近则际天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此时“有一等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泗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旗浮潮头而戏弄。”^[24]在吞天沃日的大浪潮之中,敢于迎潮游泳,并且手脚都执着小旗,不仅艺高,且是胆壮。有一个诗人看过弄潮儿的表演之后说,他做梦被这场景惊醒了还有余怕。《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中留下了部分弄水艺人的名字:“弄水:哑八、谢棒杀、画牛儿、僧儿。”^[14]这些敢于向自然挑战、不惧危险的英雄,值得人们尊重。



9 小结

宋朝的娱乐体育为什么会如此兴盛发展,这和宋朝统治者的治国政策有极大的关联。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末年,藩镇兵权过重,造成社会分裂,地方割据,于是削弱了武将的权力,集权中央,重用文臣治理国家,重兵练武之风受到抑制。开国功臣、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在宋太祖面前显示其打马球的技艺,未受赞扬反遭批评说:“此非将相所为”,不赞成带兵的将军带头练武。然而,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与淮海国王钱俶一同打马球,“以球杖引球以授之,俶之击出。顾谓王曰:卿中年宜以此自娱”^[24]。同样是打马球,将军不可以带头练武,降王却可以此自娱,这就是宋代统治者对待军事体育和娱乐体育不同的态度。

制礼作乐是古代改朝换代的第一件大事;在宋代的《礼志》和《乐志》中就规定了许多娱乐活动,甚至在“册命亲王大臣之制(中)有百戏、蹴鞠、斗鸡、角抵,次第迎行”^[25]。宋朝的统治者就是希望大臣们把休闲的时间都消耗在娱乐活动之中,以消磨他们的政治野心。

宋朝的几代皇帝一方面有目的地提倡娱乐,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确实喜爱娱乐体育活动。宋代名画家苏汉臣画了一幅《宋太祖蹴鞠图》(原画已佚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宋太祖蹴鞠图》是元代画家钱选临摹的。在画后题字说:《蹴鞠图》旧藏秘府,今摹图之。若非天人革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说明他临摹的确是宋代秘本。)图中宋太祖与宋太宗二人在前面相对踢球,大臣赵普、党进、石守信、楚昭辅在后面观看,全神贯注,说明宋朝开国的君臣都喜爱蹴鞠娱乐。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五年,会亲王、宰相、淮海国王、及从臣,蹴鞠大明殿”^[25]。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层的踢球娱乐。宋神宗与徐王打马球赌玉带,宋徽宗爱好的运动项目就更多了。这么多皇帝爱好体育娱乐,影响了贵族官僚的喜好,形成社会风尚,促使北宋的体育娱乐得到极大的发展。

宋代娱乐体育得以繁荣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市民文化的需求提高,饮食、娱乐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东京梦华录》中夜市、酒楼、饮食果子,满布街巷;桑家瓦子、中瓦、里瓦,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最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这样的饮食、娱乐设施可以说是创封建社会之最。南宋经营娱乐业的瓦子更多,《梦粱录》中说:“其杭之瓦舍,城内外合计有十七处。”^[26]《西湖老人繁胜录》则说:“(城内)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城外有二十座瓦子。”^[27]商业的繁荣、市民的需要,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体育娱乐,表演技艺的提高和创新,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的艺人和新的活动形式。

宋代统治阶级的治国方针、皇帝贵族的喜好、城市人民的需要,改变了中国古代以军事体育为主流的发展方向,把娱乐体育推向了一个繁荣高峰。

参考文献:

- [1] 孟元老(宋).东京梦华录[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4)389,(卷5)461,(卷8)758,(卷9)835,541,613,834,660-661,643,683,687-688,833.
- [2] 吴自牧(宋).梦粱录·角抵[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80.
- [3] 脱脱(元),等编著.二十五史·宋史·礼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81,365.
- [4] 周密(南宋).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8-189.
- [5] 司马光(宋).司马温公文集·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M].北京:中华书局,1985:61.
- [6] 魏泰(宋).东轩笔录[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12.
- [7] 陈元靓(宋).岁时广记·寒食[M].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546.
- [8] 刘邠(宋).全宋诗·杨之美弹棋局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7137.
- [9] 无名氏.玄览堂丛书·蹴鞠谱[M].郑振铎编著.扬州:广陵书社,2010:23-27.
- [10] 司马光(宋).司马温公文集·和复古春日五绝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01.
- [11] 陆游(宋).全宋诗·春晚感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4877.
- [12] 脱脱(元),等编著.二十五史·宋史·乐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38.
- [13] 周密(南宋).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7.
- [14] 吴自牧(宋).梦粱录·祠山圣诞[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6.
- [15] 王珪(宋).全宋诗·宫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6000.
- [16] 顾嗣立编著.元诗选·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王鹏梅金明池图[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9.
- [17] 脱脱(元),等编著.二十五史·宋史·兵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5.
- [18] 脱脱(元),等编著.二十五史·宋史·郭从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91.
- [19] 陆游(宋).全宋诗·成都大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4385.
- [20] 王明清(宋).挥麈后录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0:884.
- [21] 陆游(宋).全宋诗·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4789.
- [22] 吴自牧(宋).梦粱录·百戏伎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79.
- [23] 耐得翁(宋).都城纪胜·瓦舍众伎[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0.
- [24] 钱俨.吴越备史·吴越国王[M].北京:中华书局,1991:247.
- [25] 脱脱(元),等编著.二十五史·宋史·太宗本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 [26] 吴自牧(宋).梦粱录·瓦舍[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66.
- [27] 西湖老人(宋).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7.

(责任编辑:杨圣韬)